



牧师 Predikanten

Camilla Läckberg

[瑞典] 卡米拉·拉克伯格 著 汤家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牧 师 Predikanten

Camilla Läckberg

[瑞典]卡米拉·拉克伯格 著 汤家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5818

Predikanten (THE PREACHER) © 2004 by CAMILLA LÄCKBERG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amilla Läckberg c/o Nordin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师/(瑞典)拉克伯格著;汤家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320-6

I. ①牧… II. ①拉… ②汤…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241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选题策划:方雨辰

装帧设计:张志全

牧 师

[瑞典]拉克伯格 著

汤家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94 千字 开本:895×1270 毫米 1/32 印张:11.75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8320-6

定价:25.00 元

献给米克

1

新的一天带着希望来临。他早早地起了床，家人都还在酣睡，他轻轻穿上衣服，悄悄溜出家门。没有被人发觉。他一边跑向离家几百码远的“国王裂缝”，一边开心地挥舞着手中的骑士头盔和木头宝剑。他停下来，惶恐地向突出的岩石的裂缝里瞥了一眼。这块岩石大约六七英尺宽，三十多英尺高，沐浴在刚刚升起的夏日阳光中。三块巨大的砾石牢固地盘踞在“国王裂缝”的中央，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这个地方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有神秘吸引力。而“国王裂缝”作为一块禁地，更是使其格外具有诱惑力。

“国王裂缝”得名于十九世纪末国王奥斯卡二世访问夫雅巴卡小镇，对此，他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慢慢地爬进阴影深处，手中的木头宝剑随时准备出击。他的爸爸告诉过他，电影《绿林女儿》里的“地狱之穴”的场景就是在“国王裂缝”拍摄的。每当看到电影中强盗首领马蒂斯骑马穿过的时候，他都觉得心里痒痒的。有时他在这里扮演拦路大盗，不过，今天他是一位骑士——圆桌会议上的一位骑士，就像他的祖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大开本彩色故事书——中所描述的。

他在卵石上匍匐前行，准备随时用木头宝剑勇敢地攻击那条口中喷火的巨龙。“裂缝”里照不到夏日的阳光，很暗，也很凉爽。龙都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很快，他就会刺穿它的喉咙，鲜血喷涌出来，经过长时间的挣扎和剧痛，龙倒在他的脚下，一命呜呼。

透过眼角的余光，他看见了什么东西，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卵石后面有一块红色的布，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难道是龙在等他？也许那里藏着什么宝贝呢。他跳到岩石上，朝下面的另一边瞧。一瞬间，他差点失去平衡向后摔下来，但他摆动着四肢，稳住了身体。事后，他不愿意承认那是因为太害怕了的缘故，但就在那一时刻，在他来到这个世间的六年时间里，他从来没有感到如此恐怖过。一个女人躺在那儿！仰面朝天，眼睛大睁着，直直地盯着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之夭夭，免得她抓住他——他居然来这里玩耍。也许她会强迫他说出家住哪里，把他押回到他父母的面前。爸爸妈妈会非常恼火，肯定又要训斥他：我们告诉过你多少回了，没有大人陪着，不要一个人到“国王裂缝”去！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并没有动。她一丝不挂。一时间，他感到十分尴尬，自己居然站在那里盯着一个裸体的女人！他之前看到的红色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布，而是女人身边的东西，还是潮湿的。他也没有看见她的衣服。裸体躺在那里，真是滑稽，尤其是初夏的天气仍然很冷。

接着，他脑海里闪过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这女人莫非是死了！否则她为什么一动不动？他从岩石上跳下来，慢慢地后退到“裂缝”出口。当离这个死去的女人几码远的时候，他转过身，一路狂奔回家。他已经顾不得自己是否要挨父母的责骂了。

汗水使埃丽卡身上的被单贴在她的身上。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总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晴朗的夏夜，也不能让她更容易入眠，她第一千次地在脑子里提醒自己去买一幅遮阳的窗帘挂起来，或者最好让帕特里克去干这活儿。

他居然在她身旁睡得这么沉，这可令埃丽卡十分抓狂。她躺在那里成夜地睡不着，他怎么竟敢在她身边鼾声大作？她推了他一下，

指望着他醒过来。但他没有反应。她用力地推了一下。他咕哝了一声，把身上的毯子朝上方拉了拉，转过身去，背对着她，继续大睡。

她轻叹了一声，仰面躺着，双手搭在胸前，瞪着天花板。她隆起的肚子像一个大球，她能够想象她的宝贝儿正在里面的黑暗中游泳。说不定还吮着大拇指呢！虽然，这些都太不可思议，她无法确切地想象出来。她怀孕八个月了，但是，就在她的体内正孕育着另一个生命，这对她来说，简直太过神秘而无法接受了。不过，很快就会变成现实啦。埃丽卡在期盼和惶惑之间倍受煎熬。洞悉生孩子这事儿是很难的。说实话，现在，对于再也无法躺在床上睡觉，她已经挺不容易接受的了。她看了一下闹钟的发光指针，凌晨四点四十二分。也许她应该开灯，读一会儿书。

一读就是三个半小时，看完了一本糟糕的侦探小说，这时电话铃响了。照例，她把听筒递给帕特里克。

“你好，我是帕特里克。”声音中透着浓浓的睡意，“哦，好的，见鬼，嗯，我十五分钟内赶到。待会儿见。”

他转向埃丽卡。“紧急事件。我要奔过去了。”

“可是你在休假呢。没有别的人可以去处理吗？”她能够听出自己的声音并没有不满之意，整夜没合眼并没有太影响她的情绪。

“有人被杀。梅尔贝里希望我去。他自己也很快就到。”

“有人被杀？在哪儿？”

“就在夫雅巴卡。一个小男孩今天早上在‘国王裂缝’发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帕特里克迅速套上衣服，时值七月中旬，衣服轻便，他很快就穿好了。在冲出家门之前，他转身来到床边，吻了吻埃丽卡的大肚子，使她感觉到自己还长着一个肚脐眼。她差不多都想不起来了。

“再见，宝贝儿。不要闹腾你妈妈哦，我很快就回来了。”

他飞快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匆忙跑出去了。

埃丽卡叹了一口气，慢慢起身下床，套上一条帐篷似的裙子，这个身段唯一适合的就是这衣服了。根据自己良好的判断，她阅读了很多育儿类书籍。在她看来，那些把十月怀胎描述为美妙经历的家伙，应该被拖到公共广场上，挨马鞭子抽。失眠、关节疼痛、妊娠纹、痔疮、夜汗、荷尔蒙激变，这才是怀孕的真面目吧。而且，她确信自己再也不是容光焕发的了。埃丽卡自言自语，慢慢地走下楼，早晨第一杯咖啡，也许可以使她迷惑的心情变得轻松一些。

* * *

帕特里克赶到现场的时候，调查工作已经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了。“国王裂缝”被黄色的警戒线围了起来，他看见三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来自乌德瓦拉的技术人员忙碌着，帕特里克知道这时最好不要直接闯进现场。一个新手犯的小错误让他的上司梅尔贝里警长在那里烦躁地踱来踱去。他身上的鞋子和衣服给敏感现场增添了许多细线和微粒。帕特里克停在黄色警戒线外面，向梅尔贝里招手，梅尔贝里跳到警戒线外，这使法医们如释重负。

“你好，赫德斯特伦。”警长说。

他的声音透着亲切和欣喜。然后，帕特里克被带到后面。帕特里克本来以为梅尔贝里会给他一个拥抱，但谢天谢地，并没有。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帕特里克才刚刚休假一周，但眼前的这个人与阴郁地坐在桌子旁，咕嘟着休假制度应该被废除的那个人，确实不像同一个人。

梅尔贝里热切地上下摇动着帕特里克的手，并拍了拍他的背。

“家中那只准备下蛋的母鸡好吗？你是不是很快要做爸爸啦？”

“他们说，还有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帕特里克不知道梅尔贝里今天哪来这么好的幽默感，不过他抛开自己的惊讶，试图弄明白他被召来的原因。

“那么你们发现了什么？”

梅尔贝里努力收敛嘴角的笑意，指着“裂缝”幽暗的内部。

“今天一大早，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偷偷溜到这些砾石里玩骑士游戏，他的父母都还在睡觉。结果他发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我们在早上六点一刻接到了报警电话。”

“法医侦查现场需要多长时间？”

“他们一小时之前到的。救护车先到达，内科急救专家当即确认没有救治的必要。于是他们便开始工作。他们可有点难对付呢……我不得不说，我只是想进去四处看看，他们便对此耿耿于怀。好吧，我猜测这是一个处于发情期，整天四处晃荡寻找交配伙伴的人。”

现在帕特里克又一次认出了他的上司。这才是梅尔贝里一贯的腔调。但是，凭经验，帕特里克知道试图改变他的意见是徒劳的。就让他的想法从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吧，这是更容易做到的。

“关于死者，了解到什么信息了吗？”

“什么也没有。我们估计她大约二十五岁。我们找到的唯一一件遮羞布，如果你这样叫的话，是一只手提包。不然，她可是全裸的。乳房很漂亮，真的。”

帕特里克闭上眼睛，无声地对自己重复着祷文似的一句话：他很快就要退休了。他很快就要退休了……

梅尔贝里丝毫没有发觉地继续说着：“死因还没得到确证，但可以肯定她遭到过严重的殴打。全身瘀青，还有好几处看起来像刀伤。再有，就是她躺在一块灰色的毯子上。法医正在对她进行检查，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得到一份初步报告。”

“有这个年龄的人被报告失踪吗？”

“没有，附近没有。一周前有报道称一个老头失踪了，但后来

查明，他只是厌倦了他的老婆，同他在加拉伦俱乐部结识的一个小妞儿私奔了。”

帕特里克注意到检查组正在小心地把死者移到一个尸体袋里。她的双手和双脚被按照规定的方式包裹起来，以保存证据。来自乌德瓦拉的医学勘验组的人，以最大可能的有效方式，一起把她装进尸体袋里，接着把她身下的毯子也装进一只塑料袋中以做进一步的检查。

从他们脸上震惊的表情和立即停下动作的方式，帕特里克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怎么了？”他叫道。

“简直不敢相信，”其中一个官员说，“但是，这里有很多骨头。两个头盖骨。从这些骨头推断，我敢说，这里还有另外两具尸体。”

2

一九七九年夏

晴朗的仲夏夜晚，她骑车往家里赶，身体剧烈地摇晃着。派对比她预期的要狂热得多，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她已经是成人了，毕竟，她喜欢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孩子带来的最美好的一些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婴儿伤心的哭声，对妈妈的温情的需求，对某些她无法给予的东西的渴望。毕竟，都是因为这个孩子，她才不得不继续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这个老太太几乎从来不肯让她走出家门几码远，尽管她已经十九岁了。今天晚上老太太允许她出去庆祝仲夏前夜，真可谓是一个奇迹。

如果不是有了这个孩子，她现在可能已经有了自己可去的地方。她可以自己赚钱。她可以爱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而任何人都没权利说一个不字。但是带着孩子，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她当时想流产做掉胎儿，但老太太不让，所以，现在她要为此付出代价。既然她的妈妈如此地想要留下孩子，那为什么她不能一个人照顾她呢？

天要快亮的时候，她才能摇摇晃晃地到家，老太太一定会怒不可遏。她的口中喷出酒精的味道，她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但值！自从小孩出生以后，她再也没有体验到这样的快乐了。

她骑车笔直穿过加油站旁边的十字路口，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然后，她向左转弯，朝布拉克方向骑去，但她一下子失去了平

衡，险些冲进路旁的小沟里。她调整车轮，更加用力地踩着踏板，爬上第一座陡峭的小山。风在她耳边吹拂，轻快的夏夜静谧怡人。一时间，她闭上双眼，回想起和那个德国人一起销魂的那个夏夜，就是那次，她有了身孕。那是一个很棒的夜晚，同时也是被禁忌的，但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

突然，她睁开眼睛，自行车撞到了什么东西。她最后能记得的，就是自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回到塔兰舍警察局以后，梅尔贝里陷入了沉思。在午餐室，帕特里克坐在梅尔贝里对面，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在思考早上的案子。天气真的很热，不适合喝咖啡，但他需要来点刺激的，而酒是不可能的。两个男人心不在焉地把衬衫拉起来，前后扇着，以使自己凉快点。空调已经坏了两个星期，他们仍然没有找人来修理。早上的温度通常是可以忍受的，但到了中午前后，气温升高，就有点吃不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梅尔贝里说，小心地掙着盘在头顶遮盖秃顶的一圈头发。

“不瞒你说，我不知道。一个女人的尸体躺在两具残骸上面。如果不是真的有人被害，我会认为这是一场恶作剧。残骸是从生物实验室或别的什么地方偷出来的。但是，这个女人被谋害的事实是无法回避的。我也听一个法医官员说，这两具残骸看起来不是新鲜的。当然，这可能要归结于它们一直存放着的地方。它们也许一直暴露在外面，经受风吹雨淋，也许一直受到保护。我希望医学检查

组能够估计出它们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

“嗯，你认为什么时候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取得第一份报告？”梅尔贝里焦躁地皱着眉头问。

“我们今天就可以获得一份初步报告，然后，要等上几天，他们才能给出关于更多细节的报告。所以，眼下，我们只能在已经得到的证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其他人在哪儿？”

梅尔贝里叹口气。“古斯塔今天请假。好像去看什么该死的高尔夫比赛去了。恩斯特和马丁出去调查了。安尼卡去希腊某个岛上了。她大概以为又要下一个夏天的雨。可怜的人儿。现在天气这么好，她却离开瑞典，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

帕特里克再一次惊讶地看着梅尔贝里，思量着这种不同寻常的表达同情的方式。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一定是这样。但他不能花费时间来担心这个。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

“我知道本周这几天你还在休假之中，但你介意过来主办这件案子吗？”梅尔贝里问，“恩斯特不具备足够的想象力，马丁主办这桩案子又显得太缺乏经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这样的请求极大地满足了帕特里克的虚荣心，他当即就爽快地答应下来。当然，回家后他可要大受“折磨”，但他安慰自己，如果埃丽卡需要他，他不出十五分钟就能赶回家中。另外，炎炎夏日，他们俩已经彼此有点不耐烦了，所以，他离家出来工作说不定还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呢。

“首先，我要查清楚是否有女人被报告失踪。”帕特里克说，“我们应该核查一个相当大的区域，比如说从斯特伦斯塔德一路到哥德堡。我会派马丁或恩斯特去办。我听见他们进来了。”

“很好，好主意。对路，就这样办吧！”梅尔贝里从桌子边站起身来，热烈地拍了拍帕特里克的肩膀。帕特里克意识到他将是那个干活的人，而功劳将全部归到梅尔贝里名下，和往常一样。不过，

他不再为此感到郁闷。不值得这样。

帕特里克轻叹了一口气，把他们俩的咖啡杯子放进洗涤槽里。今天他不准备涂任何防晒用品。

“好啦，所有人都起床了！你们以为自己是住在什么该死的旅馆吗？可以成天躺着不起来，啥活儿也不干。”

这声音穿过厚厚的浓雾传过来，在他的太阳穴边回响，脑袋几乎要被吵爆了。斯特凡小心地睁开一只眼睛，但一看见炽烈的夏日，又立即闭上了。

“到底……”罗伯特，比斯特凡大一岁的哥哥，在床上翻了个身，把枕头盖在头上。突然间，他被人猛地一拉不得不坐起身来，他咕哝着。

“我在这里就不能多睡一会儿吗？”

“你们这两个懒鬼每天只知道睡。现在都快到中午了。如果你们晚上不是精神抖擞地出去鬼混，也不至于早上睡过大半天还不起。家里确实需要帮手。你们在这儿白吃白喝，而且你们俩都老大不小的了。我觉得，叫你们两个帮自己可怜的老娘一把并没有什么过分的。”

佐尔法伊格·胡尔特双臂交叉，站在床边。她的体态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肥胖，脸色苍白，一看就知道是从来不出门的。她的头发肮脏不堪，凌乱地挽成暗色的发结，耷拉在脸上。

“你差不多三十岁了，还要靠老娘养活。是的，你确实是个靠女人吃饭的男人。好吧。我可以问问吗，你每天晚上到处参加派对，你哪来的钞票？你不工作，我从来没见过你对这个家的开支做过任何贡献。我所能说的就是，如果你的父亲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采取行动制止你的行为。就业中心有消息吗？我想你上上个星期去找过工作吧！”

现在轮到斯特凡用枕头盖住自己的脸了。他试图阻止她无休止的唠叨。她就像一个破败的纪念物。但是他的枕头也被猛地拉掉了。他坐起来，伸直身体，脑袋膨胀得像一支行进中的乐队。

“早餐老早就收拾了。你们自己去冰箱里找吃的吧。”

佐尔法伊格扭动着庞大的身躯，蹒跚着走出兄弟俩共用的这个狭小的房间，并重重地摔上了门。他们不敢再躺下继续睡觉，不过却拿出了一包烟，每人点燃一支抽起来。早餐可以不吃，但烟卷能够给他们鼓劲，吸到喉咙里的感觉很美妙。

“昨晚的收获真他妈的棒，不是吗？”罗伯特大笑，向空中吐出几个烟圈儿。“我告诉过你，他们家中有很多好东西。他是斯德哥尔摩某个公司的主管。谢天谢地，这样的人才有能力提供一流棒的东西。”

斯特凡没有说话。和他的哥哥不一样，他从来没有从破门而入、掠夺财物的行为中体会到刺激和快感。相反，每一单“生意”开始前，或者做完后，他都要在外面晃荡很多天，心里感到十分恐慌。但他总是按照罗伯特说的去做。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做任何不同的事情。

昨夜的行动“硕果累累”，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得到这么多“战利品”了。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谨慎，不再把贵重的东西放在暑期度假屋里。他们主要使用老旧的物品，就是要扔掉的，或者从旧杂货义卖中买到的，东西也许实际上一文不值，但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仿佛捡到大便宜了。但昨夜，他们收获了一台新电视机，一台DVD，一台任天堂，还有女主人的许多珠宝。罗伯特自有他自己的途径把这些东西转手，可以卖不少钱呢。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俩可以藉此维持很久。偷来的钱好像总是要把他们的口袋烧个洞似的，不出几个星期，一准吃光用光，一文不剩。他们赌博，呼朋唤友，还有其他必要的花销都要靠它呢。斯特凡瞧了瞧自己手腕上的贵重手表。幸好他们的妈妈不识货，不然，她可要永不休止地唠